

针灸

解惑

第2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 王启才 著

引发读者深度思考

直面100个针灸问题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第2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 王启才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针灸解惑 / 王启才著 .—2 版 .—北京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2016.12

ISBN 978 - 7 - 5132 - 3731 - 4

I . ① 针… II . ① 王… III . ① 针灸学—研究 IV . ① 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0900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5 字数 350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2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2 - 3731 - 4

定价 50.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針灸解惑

郭子光

国医大师郭子光为本书题写书名

實干成就夢想
探索創造輝煌！

己丑之春蜀中

郭子光

国医大师郭子光为本书题词

祝賀
《針灸解惑》出版
啟才思維敏捷
奇書正本清源

湖北省中醫藥研究院
徐木林

湖北省中醫藥研究院副院長徐木林為本書題詞

冀啟才 針灸大解我心 出版

得道方可悟大道
有才自信启人才
不惑始擅解众惑
执台正本入殿堂

陳國權
己丑年仲夏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陈国权为本书题词

釋疑啓後人 杏林頭奇才

啓才大作《鍼灸解惑》付梓誌慶
學友喜聞明言於楚文化發祥地—武漢
湖北中醫學院

邱明義 (博導)	張赤志 (博導)
張玉賢 (教授)	魯家法 (教授)
聞慶濂 (教授)	李家發 (教授)
彭容謀 (教授)	劉明道 (教授)
袁思芳 (教授)	俞良棟 (教授)
馬肇高 (教授)	龍善吉 (教授)
王劍雄 (教授)	吳群梅 (教授)
杜翎海 (教授)	戴立權 (教授)
汪輔慧 (教授)	楊焱斌 (教授)
李淑貞 (教授)	高巧巧 (教授)
徐惠楠 (教授)	趙巧枝 (教授)
李濟章 (教授)	程為玉 (教授)

昔日同窗共賀 乙丑年荷月

作者同窗好友為本書題詞

内容提要

本书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王启才教授在多年探索针灸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的针灸医学中常见的 106 个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疑难而令人费解的问题；有的属于含糊不清或于理不通的问题；有些属于分歧纷纭、自相矛盾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是明显的错误问题。数千年来，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统一认识，更谈不上合理解决。作者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阐释、修订、充实和纠正，立意明确，说理清楚，且言之成理。

本书丰富的学术内容、独到的学术见解、实用的临床经验和独特的写作体例，系我国针灸专业少有的经典专著。对于高等中医药院校师生钻研和学习针灸来说，无疑是难得一见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广大针灸工作者深入学习、探究针灸医学精髓的好参考书。

作者简介

王启才，男，1947年4月出生，湖北襄阳人，汉族。1969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留校从事针灸教学、临床、科研工作。1987年调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任针灸临床教研室主任，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针灸推拿协会副会长，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新浮针疗法培训授课专家，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第二、三届秘书长，中国针灸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荣誉院士，美国纽约中医学院客座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中医学院兼职副院长，加拿大中医研究院学术顾问，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针灸研究生班特邀教授，香港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客座教授。



先后多次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贝宁共和国讲学及从事医疗活动。

善于思考，勤于笔耕，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200多篇（许多有新意的学术论文被国内外中医药学术大会评为优秀论文）、科普作品300多篇，主编和参编著作近80部。代表作有《王启才新针灸学》《针灸医学宝典》《特定穴临床应



用》《实用针灸临床辨证论治精要》《启才针灸治疗心悟》《自学中医一本通》《经络的研究及临床应用》《经络发微》，以及《二级经络学》(英文版)等。

临床精于四诊辨证论治和经络辨证论治，擅长运用针灸和新浮针技术治疗面瘫、肩周炎、坐骨神经痛、尿便失禁，以及妇科、眼科等疑难奇症，并善用经穴养生。

1978年参编并审定高等医药院校教材《针灸学》(第4版)，首先将“经期禁针”的全新学术见解写入针灸教材，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同，被后来历届教材所沿用。《关于经期禁针问题的研讨》被录入《中国高新医论精选》一书中，并获得1996年台湾国际传统医学学术会议最高学术荣誉奖。1994年参加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针灸治疗学》的编写工作；2001年担任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针灸治疗学》主编，2002年担任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教材《针灸学》主审。

从教、从医40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教学风格深受海内外各层次中外学生的喜爱，好评如潮。1989年荣获南京中医学院优秀教学质量奖，2003年荣获南京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师奖教金，2006年在全国第四届科技大会上被国家科技部评选为中国针灸行业唯一的先进科技工作者，2010年被江苏卫视和山东卫视聘为中医养生栏目主讲嘉宾，同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评为中国针灸行业唯一的中医药科普讲座“金话筒”奖。



序

2005年7月，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针灸治疗学》教学工作研讨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会上，得以同相识多年的本教材主编——南京中医药大学王启才教授有了数天的相聚和交谈。

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上海市针灸学会会长兼经络研究所所长陈汉平教授在为《王启才新针灸学》所作的序中说：“历史在前进，科技在发展，中医学理论乃至整个中医学也要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有否定，有借鉴，有嫁接，更有延续和继承。”那些天，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针灸学术的继承和发展。王教授根据自己从医、从教近40年的感受，结合主编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针灸治疗学》的体会，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对针灸学中的许多含糊不清、悬而未决、前后矛盾乃至错误的问题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虽然是针灸行业的圈外人，但却对他的一系列精辟见解和言之成理的分析很感兴趣。当时曾经建议他：能将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出一本有新意的、有价值的书，一定会对推进中医针灸的进步和发展起到前无古人的作用。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曾经说过：“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服从老朽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有理智的、光辉的东西。”启才教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他从大学时代就能带着问题学习中医、针灸，对一些前后矛盾的、经不起推敲的及自己认为错误的问题敢于提出质疑。集流成河，集腋





成裘，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和自己在从教、从医 40 年中不断体会，许多问题在他脑海里日趋成熟，于是便有了这本《针灸解惑》的问世。

我与启才教授因为工作原因已经认识十多年了，他勤奋好学，才思敏捷，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堪称我国针灸界的后起之秀和佼佼者。佳文易得，好书难求。书成后他求序于我，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对中医针灸事业的责任，我都不能推辞为本书写这个序。故不揣浅陋，乐而为之。

我国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善于在传媒上向大众传播理念。”也许王启才教授的这本《针灸解惑》中的某些认识还不很成熟，或者还有不完善之处，但作为中医针灸理论及实践的改革者，他却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探索者。我欣赏其学识，仰慕其才华，赞誉其精神，钦佩其勇气。我愿以陈汉平教授为纪念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而作的“针灸的发展与学术的包容性”中的一段话结束本序：“在服从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尊重个性的、少见的学术宽容，为‘中国针灸哥白尼’的诞生，创造必要的文化氛围。”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九日于北京



前 言

2005年9月，我在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网上（www.zgzjxh.cn）写了“致中国针灸学会一封公开信”，表达了自己对几千年来针灸理论及现代临床现状的一些看法。

自古以来，针灸学术上有很多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正视，更谈不上合理的解决。许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死的能说话，无理也有理”的学术问题，长期困扰着广大针灸工作者。片面的得不到充实；错误的得不到纠正；自相矛盾的问题得不到统一；含糊不清的问题得不到明确的界定。教育战线那种“一年糊弄一年，一代蒙混一代”的自欺欺人现象更是十分严重。

例如：在经络学说方面，手太阴肺经明明是从体内出于腋上的中府、云门，因为《黄帝内经》原文中为“出于腋下”，于是我们的教材几十来也就一直沿袭“出于腋下”的错误说法。

奇经八脉本来有阴维、阳维、阴跷、阳跷四条明显存在阴阳属性的脉；另外的任脉行于身前为阴，督脉行于身后属阳。为什么从古到今非要认定奇经八脉无阴阳之分呢？事实上，任、督二脉不仅有阴阳属性，而且，任脉还统一身之阴，与诸阴脉相连，所以又称为“阴脉之海”；督脉统一身之阳，与诸阳脉相连，所以又称为“阳脉之海”。试问：能够统率、总督一身之阴阳的脉，反而没有阴阳属性，这是什么理论？又是什么逻辑？

任、督、冲三脉“起于胞宫”之说也很荒唐，男子没有胞宫，那任、督、冲三脉又起于何处？反过来说，男性身上岂不

是少了三条脉吗？关于这个学术问题，现在欧洲出版的针灸书已经改为“任、督、冲三脉，女子起于胞宫，男子起于两肾之间”。在我个人的针灸著作《王启才新针灸学》中是这样处理的：“任、督、冲三脉起于小腹内（女子起于胞宫，男子起于精室——相当于前列腺和睾丸系统）。”我们姑且不论以上两种提法是否科学，是否合理，起码应该让世人知道：我们中国针灸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连人家欧洲的针灸后学者都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而作为针灸发源地的中国还有什么理由坚持错误、抱残守缺呢？

腧穴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对经外奇穴“归经转正”的认识上。我们讲针灸发展史，总是要说清朝是腐败的，要取缔中医和针灸，使针灸学术沉沦到了没落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的针灸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云云。但是，在经穴的数目方面，我们至今还停留在清朝的361个传统腧穴上。难道我们就不能将那些明明是在经脉循行线上的穴位诸如阑尾、胆囊、胰俞等名正言顺地归入到十四正经中来吗？“文革”期间的三版教材已经这样做了，应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进步，为什么不能坚持下来呢？

还有所谓“乳中”一穴，从古到今的针灸文献，包括现代的针灸教材在内，均一致记载：乳中无任何治疗作用，且既不能针刺，也不宜施灸，仅仅作为体表的定位取穴标志。可见，它已经失去了作为腧穴的意义，理应废弃。现今临床上，有在乳中施行药物敷贴治病者，不妨将其视为阿是穴。

在经穴的数目方面，我们完全没有理由仍旧停留在清朝的361个上，而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不要老是认为“没有先例”，担心会不会被人认可。如果张景、王清任这些古人当初也抱有这种“有没有先例”“怕不会被

人认可”的想法的话，那么，灿烂的中医文化就不会有《伤寒论》《医林改错》这样的不朽之作，同时也不会有伟大的针灸学的今天！

再如刺灸法的问题，“迎随补泻法”与“气至病所”的临床实践本来就是违背的，前者只是古人的一种凭空想象而已，后者才是有助于提高疗效的正确而又科学的操作要求。为什么我们不能突破传统，难道对一种错误的传统观点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吗？

在灸法中，有一种被称之为“雷火神针”的灸法，本来是一种灸法，可因为古人称“针”，我们后人也就跟着叫“针”。以针法命名，十分不妥，为什么就不能改称为“雷火神灸”呢？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的中医学、针灸学也理所当然应该发展和进步。在针灸治疗方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废弃那些古奥难懂的中医病名，而呼吁使用老百姓能懂、西医也能明白的大众化、通俗化、规范化的病名呢？让广大中医大夫乃至平民百姓们都能知道针灸能够治什么病证，起到一定的科普宣传作用，并像世界卫生组织那样公布针灸疗法的适应证，从而拓展针灸临床的适应范围，改变目前针灸临床治疗病种越来越少、路越来越窄的滑坡现象。

大凡中医、针灸医师几乎都深知中医临床“治神”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灵枢·经脉》篇关于针灸治疗原则中只有“热则疾之”“寒则留之”“虚则补之”“盛则泻之”等治疗原则，几千年后的教材也就只有这几条治疗原则。为什么就不能将“治神守气”纳入治疗原则之中呢？

中医、针灸医学中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我之所以给中国针灸学会写这封公开信，只是想抛砖引玉，以期我国针灸界能就这些问题开展一些有益的讨论。许多学术问题，我们完全可以



通过中国针灸学会及学会下属的文献、经络、腧穴、刺灸、临床等分会或专业委员会邀请有关部门专家举行小型学术研讨会进行研讨，统一意见，达成共识。让片面的予以充实；错误的予以纠正；自相矛盾的问题予以统一；含糊不清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不要让这些早该解决的问题再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地拖下去了。

授业解惑，启人之才，是我的天职。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写这本《针灸解惑》。目的是将针灸学中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有歧义的、自相矛盾的、有错误的问题指出来，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解剖分析，以正本清源。当然，不妥之处也希望能得到针灸界同道们见仁见智的点评和斧正，以求针灸学术能有实质性的新发展，乃吾之心愿也！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王国辰社长在百忙之中审阅本书的部分书稿，并为之作序。可以说，没有他的提议和关心、支持、鼓励，就没有我这本书的问世。同时要感谢我们中医界的老前辈、我的兄长般的老朋友、成都中医药大学郭子光教授，热情地为本书题写书名、题词祝贺。还要感谢我的大学老师徐木林教授和以陈国权教授为首的许多大学同窗好友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题词祝贺！

本次修订在上一版基础上对各疑难问题的分析进行了完善，并增加了对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问题的体会。

2016年10月18日于
南京麒麟山庄茶花苑

